

MIE
SHI
QIE
SIWANG



● 获各国儿童文学
奖作品精选

窥视 一切 死亡

● 获乌克兰奥斯特洛夫斯基列宁共青团奖金

● 乌克兰谢甫琴科国家奖金

● 【苏联】
弗·安·季托夫 著

● 陈书汉 译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蔑视一切死亡

——献给我的妻子丽塔

获各国儿童文学奖作品精选

蔑视一切死亡

〔苏联〕弗·安·季托夫 著 陈书汉 译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8.125印张 插页6 16万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30册 定价：2.10元

ISBN 7-219-00695-0/I·184 (儿)

富 有 的 人

——代序

鲍里斯·波列伏依

书，跟人一样，各有各的命运。你们面前这本书的经历，可以说是极不平凡的。我真切地记得，有一天，《青春》杂志编辑部一位分管新作家来稿的责任编辑把一叠非常奇特的稿子放在我桌上。稿子写得倒还清楚，但字迹歪七扭八，参差不齐。纸已发黄，页边起卷，卷头盖有几个杂志社和出版社的印记，这说明此稿已投过好几个编辑部，并多次被退回。我把这种推测告诉了给我送稿来的同志，并问他，此稿还值得一看吗？

“您还是看一下吧，”他毅然答道。“哪怕看一章，看几页也好。如果引不起您兴趣，我们再退还作者不迟。”

编辑部的人都知道，这位同志是个颇有见地的人，

他善于从编辑部每天收到的大量诗歌和散文中筛选出生动有趣的文稿来。不过，那怪里怪气的笔迹却怎么也引不起我读它的兴趣，尽管作者的姓名——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当时并未对我产生什么影响。回到家里以后，坦白地说，我很不乐意地打开这部封面已破损、页边已发毛的稿子，然而我一读，便爱不释手，直到读完最后一页，方才罢休。

稿子不太成熟，或者说有点生涩。一下子就感到，作者在文学创作上还是个新手。然而小说却充满了现实生活那跳动的脉搏。你读着读着，就不由得感到激动。读到小说的末尾，它的主人公，这位当代苏联青年便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你眼前，你会开始感到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是个心地善良的朋友，对他的命运决不会无动于衷，你不但认识了他，而且爱上了他，并为他感到自豪。在一个简短的附函中，作者对自己只字未提，也未作任何说明，只是留了个可与他联系的地址。我们写信告诉他，说编辑部对这部稿子很感兴趣，请他在方便的时候来莫斯科一趟。过了几天，编辑部里来了一对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姑娘羞答答地自我介绍：

“丽塔。”

她的同伴几乎象战士一样声如洪钟地说道：

“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但他没伸出手来握手，直到这时大伙儿才发现：他没有手，安的是两只假手。

此后，奇迹出现了：在审读稿子的时候大伙儿都爱上了的那位主人公的形象，仿佛已被设计成这么一个身体壮实、容光焕发的小伙子。我们这才明白：为什么一个默默无闻的初学写作者写出来的小说竟那么激动人心，那么引人入胜；为什么这部作品从头至尾充满了文学上称之为存在因素的锐气。我们这才明白：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写的是他自己、他的命运，写的是不顾一切地成了他终身伴侣的那个讨人喜欢的年轻姑娘，写的是他的同志和朋友。

这个年轻人的命运，同他这本书的命运一样，委实令人惊叹。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生长在沃罗涅日州一个农民家庭里，毕业于伏罗希洛夫格勒一个中等矿业学校，随后到顿巴斯一个新建的煤矿当了一名矿业技士。

有一天，在他上班的那个矿井发生了一起严重事故。一辆载煤窑车突然脱轨，撞上高压电缆，击穿了电流的绝缘装置，造成短路，从而起火，火势沿着电缆向变压器蔓延。当时在场的这位年轻而富有经验的矿业技士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意识到：火焰一旦烧到变压器，必定引起爆炸，几十名同志便会被活活埋在地下。切断电源已来不及了，为了防止发生巨大惨祸，这位矿业技士立即向控制盘扑去，承受了几千伏特的电击。爆炸终于避免了，但电缆还在燃烧，于是他又向电缆扑去，用自己的身体扑灭了火焰。一场灾祸被防止了。同志们赶到现场时，发现这位

技工已停止呼吸。矿工们大为震惊，连忙把他那僵硬的，被烧得不成样子的身体抬起来。他们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这位拯救了他们生命的勇士从井下抬出地面。

医生们为抢救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的生命，奋战了好几个月。给他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手术，截去了双臂，但总算保住了严重烧伤的右腿。医生们的精湛技术和患者的坚强意志最终赢得了胜利，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活了下来，如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诗句所形容的：

“蔑视一切死亡”。然而他出院的时候已是严重残废，瘸着腿，双臂已截去，而且截到所谓根下。这种残废既无法复元，也无法补救。

这个不屈不挠、目标明确、意志坚强的人，毫不停歇地立即开始为能重新投身到伟大、积极的生活中去而奋斗。然而，一个连安一双活动假手都不可能的断臂人，在积极的生活中又能干得了什么呢？

这时他的朋友们亲眼目睹了一个坚强不屈的意志、不可战胜的意志是怎样创造奇迹的。还在住院的时候，弗拉季斯拉夫全身裹着绷带，有时还经受着非人的痛苦，就开始盘算自己的未来了。回煤矿去重操旧业已不可能。一个失去双手的人，岂止在煤矿，在任何一个纵然是最轻松的岗位又干得了什么呢？在痛苦的筹思的时刻，他不止一次地记起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功勋。尽管全身瘫痪，甚至双目失明，奥斯特洛夫斯基仍然积极地生活和工作。他不停地写呀，写呀，在他的心灵里只有

一个愿望：“用语言来点燃人们的心。”作家的职业也使弗拉季斯拉夫感到神往。他在朋友们当中称得上一个呱呱叫的说书人。可是没法儿执笔或按打字机，他怎么写作呢？于是乎，弗拉季斯拉夫做出了一件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尝试……用牙咬住铅笔，借助头部的运动来写。他一试便成。这一来，一个漫长而痛苦的练习过程就开始了。他先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写，然后学着慢慢地把这些音节联接成单词和句子。他比一年级小学生困难得多，因为他把头勾得很低，压根儿看不清自己所写的东西。这样，他只好练习用脑子记，盲目地用铅笔写出来。他的字迹所以怪里怪气、歪七扭八，其奥秘就在于此。

《青春》杂志的编辑们激动地谛听了这位不平凡的作者的自述。他讲得简洁、有力。关于自己的真正功绩，这位青年却讲得极为平淡，象是讲一件普普通通、不足为奇的事情，没有用那些华丽的词藻和感叹的语调。一句幽默，一句为顿巴斯矿工所特有的温和的民间幽默，给他的讲述作了注脚：“困苦能跳舞，困苦能飞奔，困苦能歌唱。”

可见，中篇小说《蔑视一切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它在我们祖国各地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成了当代极为有趣的作品之一。作者幻想作家的职业，在纸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描画，俨如在自己生活的

底布上绣花。他描述了自己，描述了自己的妻子——始终不渝的忠实伴侣，卓越的姑娘丽塔，描述了自己的朋友——在艰难时刻给予他支持和帮助的共青团员们。他就这样创作了自己第一部文学作品，描绘了，而且是鲜明地描绘了年轻的苏维埃人的形象和性格，说得更庄重些，可以说是讴歌了我们苏维埃人和他们的新的精神品质，俨然是回答了这么一句话：“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

这一部篇幅不大、朴实无华的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响：来信成千上万。这种反响再一次证明：英雄的题材在我们文学中仍然是一种主要的题材，而苏维埃人——善于克服各种极为复杂的困难的战士和建设者——依然是我们文学的真正主人公。

我们一方面看到这部小小的真实作品所取得的空前未有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忐忑不安地注视着作者今后的动向。因为，令人遗憾的是，文坛上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形：初露锋芒的作家出了一本书便文思枯竭。他把毕生的积累全部倾注在那本书里，然后面对一张白纸殚精竭虑，此时他才猛然发现：再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对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来说，这甚至还可理解，因为他没受过人文教育，便成了严重残废而被迫脱离了过去的矿工生活，所以他也可能出现上述情形。

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时隔不久，《青春》杂志编辑部再次收到他一篇篇幅不大，但诗意盎然的短篇

小说《受伤的风头麦鸡》。《青年近卫军》杂志刊载了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草原上的羽茅草》。此后，《青春》又收到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的第三部颇有分量的作品《分水岭》。这就表明作者已是一位具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观察力、自己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事件都有看法的作家。

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是个幸运的作家，他的作品赢得了读者热烈的反响，在就他的作品举行的读书报告会上，大厅里总是座无虚席，读者来信源源不断，有增无减。

来信中有个人和集体对他的作品的看法，有读书报告会的评价，有对主人公及其生活原型——作者本人的英雄事迹的赞美，有对以下论点的肯定：即苏维埃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人，可以建立这种功勋，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为同志们去赴汤蹈火。

在给这位青年作者的很多来信中，有的天真地恳求他谈谈：在这种或那种生活条件下应当如何办。有的残疾人问，他们怎样才能在共产主义的积极建设者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做父母的则希望他给出主意：怎样教育孩子。少先队员、中小學生、大学生表示：季托夫的主人公是他们生活的楷模，并把自己对生活的想法、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告诉作者。

“多亏您还活着而且在写作。感谢您！”乌兹别克斯坦一位读者来信这样说。

“您向原子时代的一切纨绔子弟证明：就是在我们时代也有保尔·柯察金，”沃洛格达一位十七岁的少女丽塔·斯米尔诺娃表示。

“谢谢您和你们这一代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个人特种退休金领取者、1917年入党的党员多尔古舍夫写道。

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的作品，主要是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早已跨过祖国的边境，他的主人公正在周游世界，向国外人士介绍一个苏维埃人真正社会主义的新品质。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也引起了同样热烈的反响。

在作者收到的堆积如山的信函中有很多贴着外国邮票的来信，这些信札不但收信者本人，就是任何一个苏维埃人读了也不能不感到激动和自豪。

“……我受的是另一种理想和原则的教育，”伦敦桑德斯·巴特洛来信说。“假如我是在报纸上看到您的事迹，那我一定会说：这是红色宣传。但是读了您的作品以后，我不能不说：这是事实。”

“我读了您的小说的法译本。请把我当作您的朋友吧，”法国图卢兹市女读者丹尼埃·克拉克来信说。

“……请接受来自地球的另一半球的崇高敬意！”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市读者E·拉布鲁纳恳求道。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施密特一家来信说：“你们是魁奇之士。你们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代表。”

总之，来信车载斗量，不胜枚举。信中不但肯定了

季托夫作品的优点，而且表达了对我们苏维埃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敬重。

可是作者呢？当他的作品开始享有盛誉的时候，他是怎样过日子的？他在做些什么？他没变吧？他没骄傲起来吧？可惜，文坛上一举成名的作者往往会犯这种毛病。

然而，纵观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的生活和事业，我可以非常欣慰地说，他从没犯过任何类似的毛病。目下他们全家住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弗拉季斯拉夫及其妻子——他的朋友和助手丽塔，关于她，科斯特罗马市一位青年士兵弗·罗季奥诺夫曾想入非非地写道：“我们能否给自己寻觅到象您的妻子丽塔那样的姑娘呢？”

我愉快地告诉读者，在这个和睦的家庭里还有一位小姑娘，名叫塔涅奇卡，中学快毕业了，我高兴地证明：她是个非常聪明、善良的小姑娘。

弗拉季斯拉夫在新的事业中孜孜不倦地勤奋劳动着。共青团的朋友们为了给这位不平凡的作家解决困难，特意给他制作了一台特殊的打字机，他可以用牙咬着小杆儿进行操作。他们这些发明家和共青团的朋友们还给他安装了一部电话机，弗拉季斯拉夫可以抬起话筒，用同样一根带橡皮头的小杆儿拨动电话号码。

文学家们有个迷信：在完稿以前，不能谈所写的内容，不然会把情节给吓跑了。因此我只能说，眼下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正在给《青春》杂志写一部关于苏维埃人的今天和今天的事业、关于他所亲近的矿工们的生

活中所发生的新变化的长篇小说。

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与苏联工人阶级血肉相关，和全国人民一样，过着积极而紧张的生活，这一切使他有权说：“我们家的朋友比比皆是，无论什么也代替不了我们这巨大的财富。我和丽塔都是挺富有的人。”

，**这可不是一句空话。**你们面前这本书，就是他们精神财富的生动明证。

目 录

富有的人

——代序

(苏) 鲍里斯·波列伏依 (1)

蔑视一切死亡

第一部..... (1)

第二部..... (47)

第三部..... (107)

一条艰苦而繁难的生活道路 (附录)

《蔑视一切死亡》问世的始末 ... (179)

“少委了倒”，“村思誠早替”？公了知又尤在首縣。

“……和那裏去出錢一半

①并寥懈，辨……快禽善里麒巴凸翔，善刻幸甄鼠碧
 就要辨……出不辨辨”；第会宝一册，下星批要辨上已
 不真辨。如匪辨辨早辨”；第镜麒鼠干”。下斗太，第
 斗辨辨，②并鼠碧”；第味辨下**第一部**，用中
 辨辨辨辨！细却来弄去几个自辨”；第答麒“……下辨
 ”。刚息辨辨对官贵育玉辨。理前第辨鼠下辨，则
 。不用然惜禁不，最辨时一玄善象恩麒鼠真辨鼠碧

第一 部

塔尼娅平常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宅子里，心里老觉着不是滋味儿。这次尤其如此。她假期已过了一天多了，却还不清楚谢尔盖几时休假。这个月会不会轮到他回来休息呢？没准儿等她休完了二十四天假，又去上班了，谢尔盖才回来消磨自己的假日……

塔尼亚坐在家里等候。她的胳膊肘撑在窗台上，手捻着前额上那短短的刘海儿。她把额发捻成一根根小捻儿，然后把它绕在食指上。等刘海儿全都绕成一个个小圈儿以后，她的手才慢慢腾腾地把它解开，然后又开始把它绕起来。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动作了，想改也改不掉。一当她脑子里出现什么令人不安的念头的时候，她的手便不由自主地向头上伸去。起初谢尔盖常常开她的玩笑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又在考虑什么世界大事啦？可后来他便习以为常了，甚至连他自己有时也把自己的额发绕成一个个小圈儿。他也被感染了！

“难道这次又吹了么？”塔尼娅思忖，“盼了多少年一起出去度假呀……”

塔尼娅等候着，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瞧，谢廖扎^①马上就要进屋了，他一定会说：“他们不让……你要知道，太忙了。”于是她就说：“我早就料到啦。你真不中用，谢廖日卡^②。”可他却说：“塔纽什^③，我肚子饿了……”她答道：“你自个儿去弄来吃嘛！我在休假呢，你可是知道的呀。我还有没有权利休息啊？”

塔尼娅真切地想象着这一切情景，不禁潸然泪下。

今年春天来得早。矿工新村寂静的小巷里整夜整夜呼号的大风雪，不知怎的一下子泄了气，变得有气无力

① 谢尔盖的小名。小名是关系亲密者之间的亲密称呼，用于长幼之间，夫妇之间，亲朋至友和同学等之间，含有爱抚的意味。——译者

② 谢尔盖的昵称，昵称是朋友之间十分随便，不拘礼节的称呼。——译者

③ 塔纽什和塔尼娅均属塔季扬娜的小名。——译者

了。太阳仿佛怕惹恼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似的，怯生生地在云端露了一下笑脸儿，又缩了进去。于是严寒老人真个生气了。一夜之间，屋檐头挂上刺刀一般犀利的冰锥儿，水洼上面结起一层易脆的暗白色薄冰，在行人脚下发出刺耳的窸窣声，烟雾缭绕的矸石山顶寒风刺骨。

后来太阳变得胆大起来。浮云加快脚步，急急地飘然而去，天空泛出了笑容。太阳给这冷冰冰、静悄悄的大地投下热呼呼的光辐。从小山谷那边飞出一支歌来，象是一只被释放的小鸟在鸣啭。歌声向天空飞扬，调子里透出一股焦灼地盼望着变化的凄婉。

额上飘着几丝头发的塔尼娅停下来，她敞着外衣，眯起双眼，寻觅着天空中的云雀，不知对着什么莞尔一笑，仰着脸怔住了。

春天好不容易才来到矿井的通风机旁。充满泥土气息的空气似乎在疯狂旋转的叶片面前停下来，沉默了片刻，然后猛然冲进阴暗潮湿的井筒，钻进各个平巷，在采煤工作面飘溢，沁得人神清气爽，使矿工们不由得眷恋起井上的阳光和那高高的蓝天来。

谢尔盖·彼得罗夫在平巷里走着，头上慊慊地歪戴一顶矿工头盔，看上去，只要谁喊一声“跳舞吧”，他就会立刻发狂地、毫不停歇地跳起来。

谢尔盖急急地走着。倒不是因为有什么工作需要他去处理。不是的。只是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喜悦在支配着